

語言學在△台灣史考證上的運用

——以琉球△鹿港；△員△Tayovan；鶴佬△貉獠爲例

歷史考證，關於有史時代是以文獻資料爲主，史前時代則以地下發掘的考古資料爲主。但是無論文獻記錄或考古資料，如果有語言資料，證據就更確鑿。文獻和考古資料如果比作物證、語言資料就是人證，人證物證俱全，這樣的考證就可以使人相信是顛仆不破的結論。

這是因爲語言是口口相傳的史料。歷史可以假造，但語言卻不能假造。歷史是少數人所記錄的，少數人可能根據統治者的目的、民族的利益而杜撰歷史，但語言是衆人口中無意間流傳的事實，不是爲某種特定的目的而可以隨便杜撰的。所以語言資料和考古資料一樣，不但可以驗證文獻紀錄的真假，甚至可以補充文獻之不足，勾勒出歷史發展的痕跡。

以語言學研究考證歷史發展，最有名的可能是根據印度、歐洲的語言資料判定印度與歐洲白種人在遠古爲同一種族。

由漢語與藏語的比較，知道漢人和藏人在遠古時代爲同一種族。

當然，語言資料不能作為歷史考證的唯一根據。譬如台灣平埔族被漢族同化之後，說的是閩南語，如果我們斷定平埔族是漢族，那就很危險。相反的，我們從平埔族的語言研究中，發現其語言仍殘存著平埔族語彙，以及他們口中的閩南語有著特殊的腔調，其語言特色和山地原住民的南島語有類似的成份，就可以證明平埔族原屬南島語族，不是漢族。

還有台灣客家人之中，尤其原籍潮州饒平、漳州平和、詔安的客家人，和閩南人混居的，現在已改說閩南語，但我們仍可從其殘存的稱謂，保存著許多客語，再參考文獻紀錄、家譜等，證明其為客家人。這種同化於閩南人的客家人謂之「鶴佬客」。

現在筆者要根據語言資料來考證一下幾個具有爭論性的歷史名詞，作為如何以語言學方法幫助歷史考證的實例。

鹿港、琉球、Lokauan

「鹿港」，俗又稱鹿仔港。有些人根據字面上的意義，說古時台灣產鹿，原住平埔族獵鹿之後，將鹿皮、鹿鞭、鹿脯、鹿角集中在鹿港輸出，故名「鹿港」，俗稱「鹿仔港」。一說、鹿港地形似鹿，故名鹿港。其實這些都是臆測之詞。

「琉球」一詞的來源，世法錄謂：「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流虬，後轉謂琉球。」其實所謂「流虬」並無文獻可徵，不過是因為琉球和流虬同音，妄加揣測而已。

「琉球」這個地名到底指的是台灣還是琉球，自古都是十分曖昧的。直到明洪武年間，琉球中山王受明朝冊封，遂專指沖繩為琉球，而台灣為小琉球。

但琉球人並不稱為琉球，而稱為 *ojinawa*，史書作「阿兒奈波」，日本人依日語漢字訓讀，給他定書為「沖繩」(*okinawa*)意謂海中如繩長島。

「琉球」之名首見於隋書，作「流求」；宋史作「琉求」；元史作「瑠求」；諸番志、文獻通考作「琉球」。

依隋書東夷列傳的記載，有幾點可以推測「琉求」所指為台灣，而非沖繩。其證據如下：

1. 隋煬帝大業三年派朱寬入海求異俗，至「流求國」。其出發地點是福建建安郡，向東「水行五日而至」，其位置無疑是台灣。

2. 大業六年最後一次征伐，派陳稜由潮州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鼈嶼」，又一日至「流求」，高華嶼當是澎湖西南的花嶼，龜鼈嶼即東北的奎壁嶼，亦即今之吉貝，由澎湖一日可至的「流求」，除了台灣就沒有別的地方了。

這些由地理關係上的推測，如果再加上語言資料的證明，就更顛仆不破了。

伊能嘉矩據隋書流求本傳所記載的人名地名，和台灣西部平原原住的巴宰(*pazeh*)族語言作比較，發現不謀而合的地方很多：

1. 歡斯 隋書說：「其王姓歡斯」。巴宰族有一首歌謠，敘述該族發祥由來，其祖先是由天而

- 降的神人之子，男名 Vanah-Kaishi，女名 Savonga-Kaishi。這裡的 Kaishi 是姓氏，當即歡斯。
2. 渴刺兜 隋書：「氏名曰渴刺兜」。而巴宰族男性名字之中有 Harato。
 3. 可老羊 隋書：「彼之王人呼之爲可老羊」。巴宰族頭目有三，其一爲司祭，其二爲司土，其三爲司政，司祭爲太初神人苗裔，地位最爲神聖，相當於王，巴宰語謂之 Karaohu。
 4. 多拔茶 隋書謂：「妻曰多拔茶」。今巴宰族尊稱老太太曰 tatah。
 5. 波羅檀 隋書謂王之所居曰「波羅檀洞」。據巴宰族傳說，揀東上堡葫蘆墩街（豐原）東方約二十町處有觀音山，古稱 Tupozuararyuz，爲太初神人由天而降之聖地，其山麓之丘地曰 Haradan。波羅檀當是古音 Paradan 的音譯。
 6. 門鏤 隋書謂王所居「多門鏤樹，似橘葉密，條如纖髮而下垂」，依其形容，當是榕樹。今巴宰語稱松樹爲 tuul，伊能解釋說，這可能是受閩南語影響，閩南語松樹、榕樹不分，都叫松樹，所以巴宰稱松樹爲 tuul，後爲區別起見，別命榕樹爲 Haohi。
 7. 鳥了帥 隋書謂「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今巴宰族社會組織，稱壯丁團曰 Lakelakehal。
 8. 低沒檀 隋書陳稜列傳謂陳稜擊流求，「稜進至低沒檀洞」。今巴宰族稱大甲溪爲 Tomol。亦即陳稜兵曾攻至大甲溪。
 9. 歡斯老模 陳稜列傳：「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今巴宰語男性名有 Damori。巴宰語

D 和 R 往往互轉，故 Damori 又可發音為 Ramori。

10. 島槌 陳稜列傳又稱稜「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今巴宰語男性名有 Taut。 (按筆者曾調查巴宰語方言 Kahabu 語 (見拙作「簡介埔里守城社平埔族語言」)，蒐集了一些男女常用名字，其中男名有 Taulin，不知有關係否。)

至於「流求」一名的來源，伊能認為即「鹿港」(Lok-kang)。「鹿港」巴宰語謂之 Rokauan。巴宰語語法特徵，其現在式加一詞尾-an，故地名亦多加-an，如 Riravoan (大甲)、Purauan (通霄)、Sina Pazayan (揀東上堡觀音山)，因之懷疑 Rokauan 的原名是 Rokau，音與「流求」相近。伊能進一步推測 Rokau 的古音為 Riukiu。

大業四年，隋煬帝派朱寬入海慰撫流求，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還。當時適有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耶久國人所由也」。「夷耶久」即「大日本地名辭書」所載的「掖玖」，伊能認為「夷耶久」便是「流求」。流求之為台灣的通名，來源應當是很古的。

伊能的考證非常精采，令人拍案叫絕。但因他疏於漢語聲韻學，所以才會畫蛇添足地強把 Rokau 的古音擬為 Riukiu。

依董同龢的擬音，「流求」二字的上古音是 Liog-ghioḡ。隋朝的漢語濁韻尾 g 已消失，變成 u，推測當時的北方音當是 Liou-ghiou。我們不知道「流求」二字音譯到底根據的是何處方言，觀後

代台灣地名多據閩方言，「流求」一名當亦據福建方言音譯。果是福建方言，其白話層之中，有一層是沒有齊齒音，即沒有介音*i*的，如閩南語「流」白音*lau*，「九」白音*Kau*，「舅」白音*Ku*，這一點和廣東話有類似之處，「流求」二字，廣州音*lau-kau*，因此隋朝南方漢語可能亦缺介音*i*。然則「流求」二字的音應當近似於*lou-ghou*。或者根本當時南方音就讀如廣州的*lau-kau*，或閩南的「流九」*lau-kau*。這樣一來，和*Rokau*就很接近了。

閩粵音的古音如何，現在尚無定論。但流、九等「尤」韻字在閩粵方言的白話音相當一致，因此可以推測這個韻的古閩粵音是*-au*韻。這點如果和前述日本譯音「夷耶久」「掖玖」來做比較就更有趣，夷、掖古音在喻四，依董同龢擬音上古音是*d*聲母，依龔煌城先生的擬音則是*l*聲母。耶掖在魚部，上古中古主要元音都是*a*，這樣一來，「夷耶久」「掖玖」的隋代北方音應該是*dia-kiu*或*lia-kiu*，閩音讀*da-kau*，*d*和*l*音近，閩音語*d*和*l*不分，都屬「柳」母，那麼*dakau*或*lakau*和巴宰語古語*Rokau*豈不是很接近嗎？

由上述語言學的證據，證明琉球、鹿港之名，都源於平埔語的*Rokauan*，也證明了隋書所謂的「琉球」，正指的是台灣無誤。此說唯一的缺點是伊能所採的對音是巴宰語，而鹿港是*Babuza*的分布區。不過這可以這樣解釋：①也許巴宰族原居鹿港附近，後被陳稜追趕到葫蘆墩。②巴宰和*Babuza*原為同族，取巴宰或*Babuza*為證據，其意義相同。不過這必須再進一步論證。

日本一些學者如森丙牛、鈴木、幣原坦主張琉球為台灣的琅瑯族（居今恆春），其立論基於民

俗學的證據，但因缺乏語言學的比較研究，比起伊能嘉矩來，顯然證據薄弱了些。

ㄟ口灣、ㄟ口員、Tayovan

「台灣」之名現在指的是台灣本島、澎湖列島、及周圍所屬諸小島而言。但最初所謂的台灣只不過指漢人聚居的安平島而已。安平現在已經合併於台灣本島，但數百年前安平島和台南之間隔著一條「台江」。

「安平」古名「台員」。康熙三十四年徐懷祖「台灣隨筆」說：「台灣於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載東番記一篇，稱台灣為『台員』，蓋南音也。」周嬰所謂「台員」到底指的是安平島或整個台灣，因未讀原書，不得而知，但徐懷祖稱「蓋南音也」則一點不錯，至今台灣話稱台灣，書面上雖寫做「台灣」，但口語仍稱為「台員」(T⁺ai⁵uan⁵)，決沒有聽過有人稱「台灣」(T⁺ai⁵uan¹)的。

鄭成功佔領台灣之後，因忌「台員」與「埋完」(T⁺ai⁵uan⁵)同音，改為「安平」，指「台員島」；而以「東都」、「東寧」指整個台灣。但當時民間所謂「台員」已經泛稱台灣全部，故清廷據台之後，乃恢復舊名，而寫做「台灣」，一直延用至今。

至於安平島為什麼稱為「台員」(台灣)呢？

乾隆十七年修的『台灣縣誌』說：「荷蘭設市於此（指安平），築磚城，制若崇『台』，海濱

沙環水曲曰「灣」，又泊舟處概謂「灣」，此「台灣」所由名也。」

很明顯的這是望文生義，穿鑿附會之說。蓋明宣德年間周嬰東番記已稱台灣為「台員」，與荷蘭人築城何干？中國人研究歷史拘泥於漢字，望文生義，是很普遍的通病。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對台灣一名的起源擬測說：

「我想、明末時，和最初移殖的漢民接觸的土蕃……稱漢民為 Taian 或 Tayan（其他分佈於南部下淡水溪谷的平埔番（馬卡達曹）語稱漢民為 Pairan，山地的生蕃（排灣族）稱漢民為 Airan, Pairan, pairangan，東部平原的生蕃（阿美）語稱漢民為 Pairan，皆係同系）。乃此族名被漢民轉訛為 Taioan，且由人轉為地之名，音譯為台員或台灣，以稱當時漢民集中的一鯤身島（按即安平）。」（八四頁）

安倍明義在「台灣地名研究」一書中亦延襲其說，並進一步解釋所謂 Pairan，乃起源於閩南語「歹儂」（Phai²lang⁵）（壞人）：「起初漢民稱蕃人為 Phai²lang⁵，蕃人反稱漢民為 Pairan，遂成為人族語。乃此族稱又被漢民轉訛為 Taioan……」（六八頁）

我對安倍解釋 Pairan 起於「歹儂」之說不表異議，但對二氏直認 Pairan 一詞轉訛為 Taioan（台員、台灣）的說法，曾於初版「台灣禮俗語典」因不察而接受，但經詳細考證，現已不能接受。這個說法不但迂曲，而且從音理來看，也難以自圓其說。

高賢治在「台灣三百年史」中論「台灣名稱之起源」，對伊能的解釋覺得「很不自然」，因而

主張「台灣」之稱起源於原居安平島一帶的「台窩灣族」。他的論點有二：

一、荷蘭文史料稱安平熱蘭遮城之地為 Tayovan, Tayan 或 Tyovan。因此推定在西元一六二四年荷蘭人築城的時候，很可能有一種聲音介於「台」與「灣」之間，荷人即依這發音紀錄下來。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六日，幣原坦到東台灣視察秀姑巒溪流域一個平埔族學校「大庄公學校」，約來一名老番，該老番自稱其族名為 Tayovan, Tayouan，正符合荷蘭文史料所記。

二、引用伊能嘉矩「台灣蕃政志」(二九八頁)有關大庄的「台窩灣」族移自台南的「勞隴」及鳳山附近之史實和上述荷蘭文資料連結起來，認定「台窩灣」族原居於安平島附近，因受外族壓迫，輾轉遷移至台南、高雄，而台東。而「台灣」之名自然是起源於原住民的族名，而非原住民稱呼漢人名稱了。

大體說來，高賢治的結論是不錯的，但其論證仍不免簡略，故筆者願意作一些補充：

一、台灣舊地名，除了漢人所命者之外，都延用原住民舊地名音譯，或就原住民族名加以命名。如宜蘭古名蛤仔難乃因該地為 Kavalan 族所居；基隆古名雞籠、雞頭籠乃因該地為 Ketagar-an 族所居；大甲為 Taokas 或荷蘭人所稱 Tackais 族所居……，伊能所謂番人稱漢人而為地名的例子應數特例，若沒有其他的佐證，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二、台南永康有大灣庄、高雄仁武有大灣庄，這些原住民移至台東大庄(當為大灣庄之省)，自稱為 Tayovan 族(據伊能「台灣蕃政志」的記音是 Taiuon)，其音與荷蘭文獻所記的 Ta-

iwan·Taian·Tayonan·Tayouan·Taoan·Tayovan 相吻合，證明與「台員」相對應的 Tayovan 是族名或部落名。漢譯名第二音節母音脫落，乃因漢語音簡，音譯時不免簡化，如「雞頭籠」簡為「雞籠」即是一例。

三、荷蘭人所築的熱蘭遮城(Zeelandia)漢人稱之為「台員城」，荷蘭人又在對岸赤坎築 Proviintia，漢人稱之為「赤坎城」。赤坎一名荷文作 Chaccam·Saccam·Scacam·Zaccam 等，原指西拉亞族的一部落，則相對的 Tayouan 應該也是部落名才對。

所以「台灣」或「台員」源於原住民安平島上的民族名，詳細的說是部落名應該是無疑的了。

鶴佬、福佬、河洛、獯獠、貉獠

客家人稱閩南人為 hok^8lo^2 或 hok^8lau^2 ，廣東稱之為 hok^8lou^2 ，閩南人自稱為 hoh^8lo^2 ，在台灣，漢字通常寫作「福佬」或「河洛」，客家人寫作「學佬」，廣東人則寫作「鶴佬」，最近因為我的提倡，「鶴佬」二字逐漸流行。但無論漢字如何書寫，究竟其語源如何？

「福佬」二字是最普通的寫法，意義也最易解。「福佬」顧名思義是「福建佬」之義。閩南人居於福建南部，稱「福佬」自然是可以解釋的。不過如果從音理來看，和實際語言卻有很大差別。「福佬」閩南語應讀作 hok^4lo^2 和口語 hoh^8lo^2 不同音，客語「福佬」應讀 fuk^4lo^2 和口語 hok^8lo^2 也不同音。福字中古屬「非母」(p → f) / hoh^8 / hoh^8 中古當屬「匣」母(hg → h)非匣二母是不相

轉的。可見「福佬」二字只是借字。

「河洛」二字為戰後吳槐、林本元所提倡。其主要論據是說閩南人遷自中原河洛一帶，故閩南人為「河洛人」。這個說法在清代以前未見於文獻，近代以後才有。一九〇八年鄒魯、張煊合著「漢族客福史」駁斥一九〇六年黃晦聞編的廣東地方志謂客家閩南人非漢族之說，主張客家人閩南人是正宗漢人。一九五五年吳槐發表「河洛語、閩南語中的唐宋故事」從閩南語中擷出一些古語證明閩南人閩南語源自中原。這個說法十分符合一般人的期待，也符合當政者的期待，因之風靡一時。林本元、蔡毓齋等人都為文支持。直到現在 hoh^8lo^2 即「河洛」之訛音幾成定說。即使學術界亦有從其說者，如廈門大學黃典誠亦贊成閩南語是河洛語之說。

不過如果我們運用語言學的語音對應規律研究來看，「河洛」二字並不比「福佬」二字高明。蓋「河洛」 ho^8lok^8 或 ho^8loh^8 上字為陽平、下字為陽入聲，而口語 hok^8lo^2 （客）或 hoh^8lo^2 （閩），上字為入聲、下字為上聲。我們從古今方言的語音對應關係研究，沒有發現過類似平聲變入聲、入聲變上聲的例子。所以「河洛」二字即 hok^8lo^2 / hoh^8lo^2 的本字之說自然難以令人信服。

至於客家人寫作「學佬」、廣東人寫作「鶴佬」，都只是同音借字，牽扯不上語源問題，所以在此不談。但同音借字也應選擇完全同音的字，客家用「學佬」二字，在閩南語（讀 o^6lo^2 ）便不同音，只有「鶴佬」二字，無論廣東、客家、閩南都和實際語音吻合。

數種語言比較，如果文字與實際語音同音，這個字即使不是本字，至少也和其本字同音。現

在我們發現「鶴佬」二字是和實際語音最吻合的，那麼我們便可進一步到「廣韻」這本韻書中，把同音字找出來。廣韻：

鐸韻：涸、鶴、獠、貉……

皓韻：老、獠、獠、獠、滂……（佬）

廣韻無「佬」字，玉篇：「佬佬大貌、力彫切」音遼。其實南方的「佬」字是「獠」、「僚」、「獠」、「獠」的異體。

以上諸字，作為族名使用的只有「貉」「獠」二字。

貉——周禮夏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說文：「北方貉、豸種也，又從百（貉）」一般以為指的是朝鮮人。此字有二音，當動物名讀下各切(*hok*)、當朝鮮族名時讀末各切(*hok* / *nok*)。但用為指南方蠻族時，則不一定讀末各切了。

獠——廣韻：「獠，西南夷。同僚。」峒谿織志：「獠人，亦名山子，處於嶺表外，射生為活，吞噬昆蟲。」今壯族中有「僮」和「犵佬」二支，犵佬居貴州，即廣韻所謂「西南夷」。

其實，不止是西南夷稱「獠」、「僚」，朝鮮人稱「貉」、「貉」，反正野蠻未漢化的都可能被安上一些具蠻人意味的字眼。如「以夷制夷」的夷指的是西方人，「美國佬」、「紅番」……和原來的所謂民族名根本無關。因此以中原的眼光，閩人既是「南蠻」，以具有蠻夷意味的「貉獠」稱之，當然是可能的。

我們再來看看文獻上有沒有稱閩南人爲「貉獠」的記錄。

漳州府志：「(唐高宗總章二年)泉潮間蠻獠嘯亂」(卷二十四)「先是泉潮之間獠蠻出沒無常。」(卷二十四)或稱「蠻獠」或稱「獠蠻」，指的都是閩南人。唐代以後閩南才真正和中原文化接觸，從此不再出現蠻獠之類字眼。但在口語上「獠」(佬)字則一直流傳至今，此猶「台員」在字面上已改爲「台灣」，但口語仍說「台員」。由此可見，「獠」字可稱閩南原住民。這個「獠」蠻，即今西南的「犵佬」，而同時居於閩地的「洞」蠻當即今日的「僮」(戰後改稱壯)族。

再說「貉」字。福建地方志未發現以「貉」稱閩人的文獻，但史記、漢書記載，百越地區(浙、閩、粵、越南北部)有一些越系民族，在溫州的是「東甌」，在廣西、越南的是「西甌貉」。有「西甌貉」爲什麼沒有「東甌貉」？我以爲越族有兩系，即「甌越」和「貉越」。東甌在溫州、東貉應在福建，甌貉之在廣西越南者稱爲「西甌貉」，猶漳州人、泉州人遷台之後互相混合，故合稱爲漳泉人一樣。

那麼「貉」和「貉」有什麼關係呢？我想應該是同一字。「貉」字今讀同「洛」屬來母，「貉」讀同「鶴」屬匣母。但二字都從「各」得聲。依古音學，二字的古音都應讀 *gak*，脫落 *g* 則變 *lak* → *lok*，即「貉」字，脫落 *l* 音，則變 *gok* → *hok* → *hoh*，即「貉」字。今越南語「貉」字讀 *lak*。「西甌貉」在大越史記中作「西甌貉」，可見「貉」和「貉」本是一字。「貉獠」即「貉獠」、即「貉越」。

由此看來「貉」是民族名，即上古所謂「貉」；和「獠」蠻合稱，即為「貉獠」，沿用至今，即閩、客、粵人口中的「鶴佬」。

「鶴佬」或「福佬」、「學佬」，其本字應是「貉獠」，其上古稱呼應是「貉越」。

以上的考證，大抵已見拙著「台灣禮俗語典」前言「台灣鶴佬語的歷史與音韻結構」及「回歸鄉土回歸傳統」所收「鶴佬語個過去、現在、佢將來」。現在再加上一條証據。

「六祖壇經」「行由品第一」有一節說：

「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這段是惠能自述生長於廣東。惠能後來到黃梅去參拜五祖。五祖見了，問過身世，說：

「汝是嶺南人，又是獠獠，若為堪作佛？」

惠能回答說：

「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獠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以上一段蒙羅肇錦博士提醒，謹此誌謝）

這裡顯示了不但湖北人稱嶺南人為「獠獠」，即嶺南人亦自稱「獠獠」。這「獠」字，集韻收有居曷切(kaif)、許葛切(kaif)音。若取上切，則「獠獠」豈不是今貴州境內的「狃狃」嗎？如果我們把它和文獻上的「獠蠻」聯結起來，即可證明「獠蠻」和「洞蠻」（今之僮、壯族）這兩個兄弟民族，至少在唐代是遍布在福建、廣東，直到後來才完全被漢族同化。儘管如此，「貉獠」一名卻

殘存於客人、粵人之稱閩南人爲「鶴佬」。

以上略舉數端，藉以說明語言學在歷史考證上的運用。在有史時代，語言資料往往比地下考古資料更重要，作爲歷史學者，對語言學的研究是不可忽視的。這一點，日本時代的學者做得相當不錯，但這個科學考證的傳統，自台灣光復之後，就被來自中國的大量傳統中國史學家所破壞。以致於現代台灣史學者很少人有能力運用語言學的知識於歷史考證上，不免令人遺憾。

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 ISBN 957-9512-32-9 (平裝)

1992年2月 初版第一刷發行

定價：200元

作者：洪惟仁

出版者：前衛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10748金門街9-14號

電話／02-3650091 (02) 28978119

傳真／02-3679041 (02) 2890462

郵撥／05625551 前衛出版社

發行人：林文欽

法律顧問：謝長廷律師・汪紹銘律師

☆局版台業字第2746號

1992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若有印刷、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